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一九六回 張欽差備酒犒三軍 宋將軍踏冰衝八陣

話說小校奉了張、楊二主將之令，出營去召那賣藥的和尚，那和尚向他笑了一笑，突然不見。小校追至前面，和尚連影子都沒有。只見那地下一個黃紙包頭，這小校所好卻認得幾個字，將那紙包拾起一看，但見上面寫得清清楚楚：「和尚托交主帥查收」八個大字。小校捏了一捏，知裡面多分是丸藥，連忙拿了回營，走上大帳，將那和尚逃走、拾到丸藥的話說了一遍。張大帥將紙包接下，打開一看，見裡面如梧桐子大的紅丸藥，數來數去只有□一粒。再將包頭一看，裡面題著一首詩，旁邊一行小字，寫者道：

「張、楊二軍主注意。」那詩道：冰路宏開豈偶然，菊花聯絡好姻緣。

牛隨風進誰居後，馬逐雲飛孰佔先？

智鑰甲丁身用口，禮文男子力同田。

韓公德行希先聖，江左文章邁昔賢。

馮婦此時仍搏虎，哈哈那問若何天。

張、楊二人把詩再三推敲，卻詳不出個什麼義理，便將詩同丸藥統統包起。到了次日，已是臘月□六日了。外面朔風大雪，委實重裘不暖。張欽差因天氣太寒，三軍在那帳篷裡面受苦不過，吩咐宰了□隻老馬，買了二百擔酒，犒賞三軍。大家歡呼暢飲，到了天光一黑，外面的雪已不落，忽然又起了風暴，那種大北風把走路的人刮得連嘴都張不開，那中軍帳上連燭火都點不住。張、楊又將眾位英雄約在一起，圍爐飲酒。直到三更向後，各人盡醉方散。風已漸漸的小下來了，天上也推出一輪明月，但覺北風刺骨，滴水成凍。

也叫事有定數，楊魁忽然意念一動，便吩咐備馬。張欽差道：「外面這樣寒冷，已斷人跡，將軍意欲何往？」楊魁道：「晚生到營外探一探軍情，暫時就回。」當下只帶了兩個小校，跨上了馬，直奔小南海。不上一刻，已到北岸。但見月明如畫，岸上樹上以及人家的屋上通同堆的白雪，映著那當中的月色，委實白玉樓台，水晶天地，好看不過。再朝小南海水面一望，只見凍得同玻璃鏡子一般，一群群的烏鴉在那中央飛來踏去。楊魁一看，心中大喜，以手加額道：「此天助我成功也！」

隨即調轉馬頭，飛奔回營，上了大帳。張欽差已要退帳就寢，楊魁忙止住道：「大帥請勿退帳，晚生適在外面碰到一個破金光寨的好機會。」張欽差大喜道：「那裡水上機括撤掉了嗎？就便水機括撤掉，那三里路的水面也是非冰莫渡。」楊魁道：「大帥有所不知，如今北風緊凍，晚生才在小南海北岸繞了一周，真個凍得如平地一樣。晚生預備就此劫他的寨。」張欽差躊躇道：「那河面詐稱三里，其實有足足二里，就便凍起，那些兵丁恐不見得能毅過去罷？」楊魁道：「晚生預備一兵一卒都不帶去，就將帳下的英雄由楊某一帶往，大帥仍在營中照管營事，如能出其不意，將那三口劍到手，則大事成矣。」張欽差道：「這大冷天做如此險事，假如各位英雄不願，將如之何？」楊魁道：「大帥勿憂，我等可如此如此，不患他們不去。」

此時外面已是三更向後，張欽差升了大帳，楊魁又暗暗同韓毓英、哈雲飛說了一個意思，也便走上帳來，又同張欽差說了幾句。張欽差拔了一支令箭，隨即著了一個中軍，傳各位將軍上帳。

不上一刻，一眾義士由馬如飛起，陸續俱到。連韓毓英、哈雲飛、李彩秋、鄧素秋也都到來。張欽差道：「本帥請列位義士、夫人上帳，非因別故，只因我營同金光寨相持已久，因匪人水上設機，急切不得破寨。所幸天意成全，此時小南海冰凍，河面如同平地。楊將軍因天氣太冷，不忍有勞列位，但看著這樣的機會，卻又不肯放過。他立意一個人先到金光寨去盜劍，本帥苦功不下，特為將列位請來幫同勸阻。楊將軍的意見，以為本帥讀書人，沒大膽量。列位義士想一想，究竟可能去是不能去呢？」話才說完，楊魁便精神躍躍的要想爭辯的樣子，忽然韓毓英、哈雲飛又手上前道：「稟大帥，既是丈夫願往，女子等也願偕行，可保萬無一失。」李彩秋、鄧素秋見韓、哈二夫人都願同往，也便上前道：「女子等也願隨二位夫人同去。」就因他們一說，那帳下只聽他也願去，他也願去的喊成一條聲。楊魁又故意道：「既有兩個賤內答應，也就罷了。若再累及諸位，楊某心實不安。」語猶未了，又聽帳下一條聲的說道：「將軍說那裡話來！都是代皇家出力，何分彼此？」

張欽差道：「諸位且莫爭執，本帥有一個意見，且同列位斟酌斟酌。我想列位既通同贊此意見，履冰過海，與其幫著楊將軍盜劍，不如協同楊將軍破寨。列位，本帥這個意見何如？」大眾道：「大帥之意一些不錯，末將隨大帥調遣是了。」張欽差隨將日前一出兵時，同濟公斟酌妥了的那一張派定破寨人名的單子查出來，望了一望，以為不甚對路。一者他八門的外將已喪，不必派將對敵；二者今天是暗中劫寨，另有變通；三者如菊家夫婦叔姪都是後來新添的，周仁、周義、周信又不在此。隨同楊魁商議了一陣，當下就派定：

馬如飛入乾寨，牛忠入坤寨，周禮入震寨，周智入離寨，韓毓英入兌寨，哈雲飛入巽寨，江標入坎寨，馮志堅入艮寨。

楊魁率領菊文龍、李彩秋、鄧素秋帶同虹霓劍在寨外接應。

張欽差分撥已定，各人俱自去換了夜行衣靠，上帳辭行。張欽差看了各人那一種寒戰戰的樣子，心中憂愁不過。忽想道：昨日和尚丟下來的丸藥，那仿單上本說能寒氣不凍人，何不且試他一試。當下便將那藥包打開一望，心中想道：去的是□二人，無如只有□一粒丸藥，當叫何人吃？楊魁道：「晚生一些不冷，可用不著。」

隨即□一人統統把丸藥吃下，可也奇怪，那丸方才下了肚，一個個的突然覺到精神長旺，那樣景象，大約打個赤膊都不曉得冷。最是馬如飛頂見效驗，他上帳的時候，那兩排牙齒止不住的抖，及至丸藥下肚，忽然便氣勃勃的，那牙齒便動也不動。眾人好生奇異。才要起身，只見菊猛踏上帳道：「稟大帥，今日到小西天劫寨，可算連女將都派了出外，獨獨不派菊猛，是何道理？不瞞大帥說，菊猛連衣靠都換得現成，也跟他們走了。」看官，你道張欽差今日獨不派菊猛劫寨，究竟是什麼用意呢？固然人數已足，家中也要留幾個有本領的看營，兼之愛惜他年紀甚輕，不忍叫他去吃這樣的大苦。這時見他衣服換在身上，兵器抓在手上，深怕他跟了就走，忙止住道：「小先鋒不要造次，破寨的人已經派定。小先鋒可同秦高、張霸、海光三位將軍一同保守本營，也是一件要緊的責任。」菊猛見說，這才不走。

□二人出了本營，一個個都精神抖擻的，連躡帶躍放出夜行的功夫，直奔小南海。不上一刻，統統都到了北岸，一字站定。楊魁道：「我先發腳。如海心有不曾凍得滿的地方，能駁穿躡得過去，我便不回，在北岸灘上聚齊，你們就來是了。」

楊魁說畢，兩臂撐開，躡身到了冰上。只見他身子向下一縮，手一捺，腳一墊，同麻雀似的，就那月光之下，望著他一躡一躡的，越去越遠，越遠越小，漸漸地便看不見了。馬如飛等人候了一會，見楊魁不曾回頭，知道並無阻礙的地方。□一人便同風鴉一般，各顯各的本領，你這樣走法，他那樣跑法，不到片刻，通身都到了南岸了。看官，你道這小西天既然仗住這小南海水上機括擋住宋兵不得前去，今日小南海凍得這樣，他那裡有個不防的嗎？總之此時小西天雖然死掉個沒用的狄元紹，諸如此類，便格外全無道理了。狄小霞他一晚到了元命宮，就不理外事。劉香妙不是被他氣得要死，就是被他纏得發昏，可算頂天立地只剩了一個梁啟文。請問他這一個人，能管多少事？任機自將水面機括造成，已把銀子騙到手，曉得這些賊匪心腸捉摸不定，老早的已逃走了。就剩了一棚的人二□四名兵，一個委員，在海灘搭了一間營房，專管這事。今日外面凍成這樣，他不曉得格外當心，以為我等專管水機的事，水機既冰，可算沒事，一個個的都睡太平覺了。所以由楊魁起，□二人一逕踏冰過海，全無絲毫阻擋，統統到了對岸。楊魁同大眾打了一個暗哨，一縱身便上了那帥旗的旗桿頂上，做了一個英雄獨立的勢子，探眼向金光寨一望，但見幾點半明半滅的燈火。這時菊文龍夫婦也抽出虹霓劍，暗藏在寨外空處。楊魁看過寨中情形，便換一換腳，將那旗桿頂取下，「通」的向下一擲。馬如飛、馮志堅、江標、周禮、周智、牛忠、韓毓英、哈雲飛聽見了號令，便一聲吶喊，各按乾、兌、離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八門

躡入。不知此一去可能破得金光寨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冰，可算沒事，一個個的都睡太平覺了。所以由楊魁起，□二人一逕踏冰過海，全無絲毫阻擋，統統到了對岸。楊魁同大眾打了一個暗哨，一縱身便上了那帥旗的旗桿頂上，做了一個英雄獨立的勢子，探眼向金光寨一望，但見幾點半明半滅的燈火。這時菊文龍夫婦也抽出虹霓劍，暗藏在寨外空處。楊魁看過寨中情形，便換一換腳，將那旗桿頂取下，「通」的向下一擲。馬如飛、馮志堅、江標、周禮、周智、牛忠、韓毓英、哈雲飛聽見了號令，便一聲吶喊，各按乾、兌、離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八門躡入。不知此一去可能破得金光寨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